



郭玉昌 说点您不知道的

打开这本书 与您已经是朋友
在读者面前 心中永远忐忑
—— 不知能否与您沟通

郭玉昌

郭宝昌
说点您不知道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点您不知道的 / 郭宝昌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 1

ISBN 7-104-01845-X

I. 说... II. 郭... III. 郭宝昌-传

IV. 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8208号

说点您不知道的

郭宝昌 著

监 制: 艾 东

策 划: 艾 东 李 萍

责任编辑: 张月峰

责任校对: 刘学青

装帧设计: 龚伟民 赵成伟

常 春 郑 浩

责任印制: 冯志强

责任发行: 付 春 金 荣 高玉成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电 话: (010)62127285/62143042/62110553

传 真: (010)62127285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

印 刷: 瑞宝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87 × 1092mm

字 数: 160千

印 张: 11.875

印 数: 1-20000册 插页: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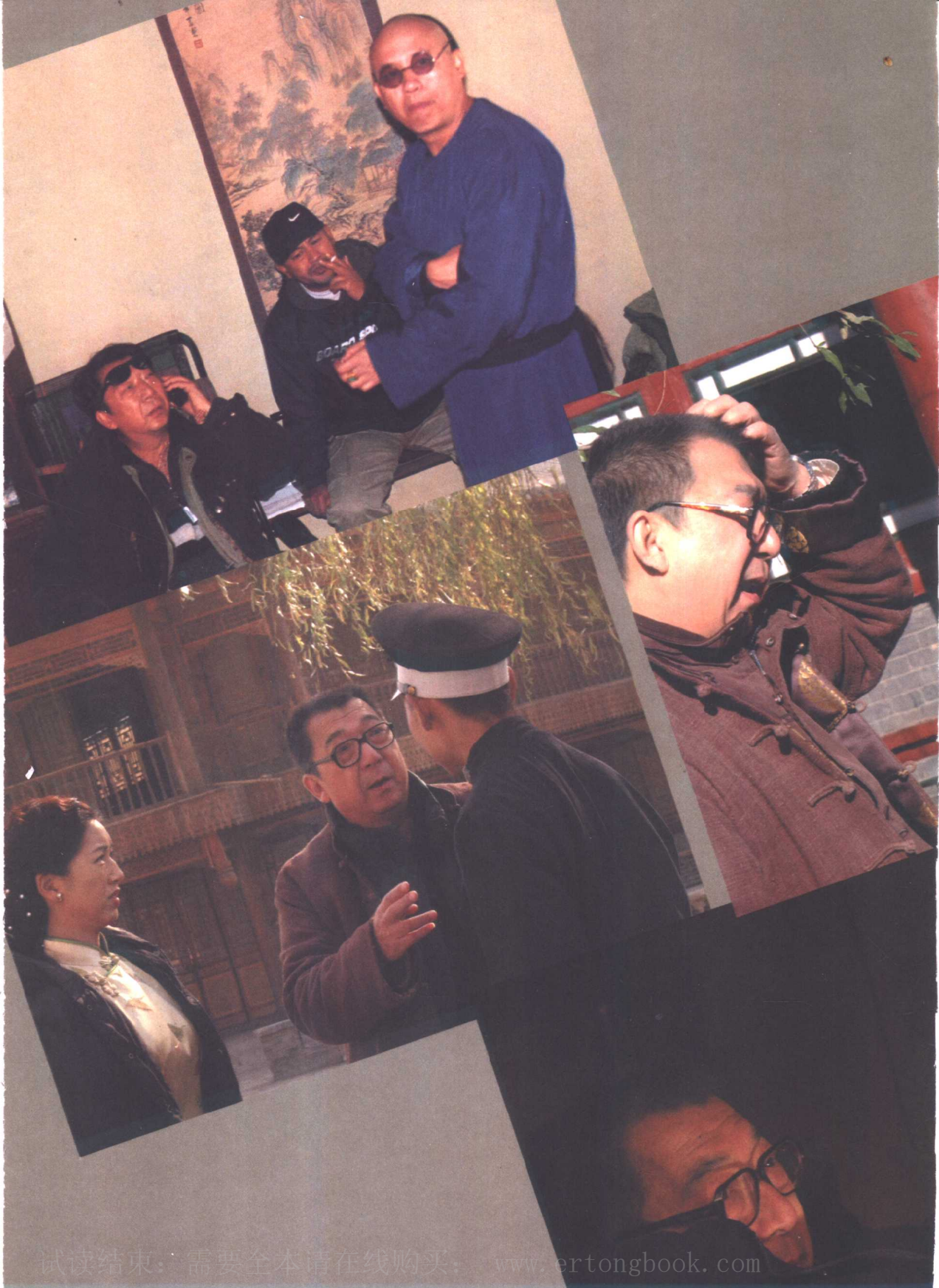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4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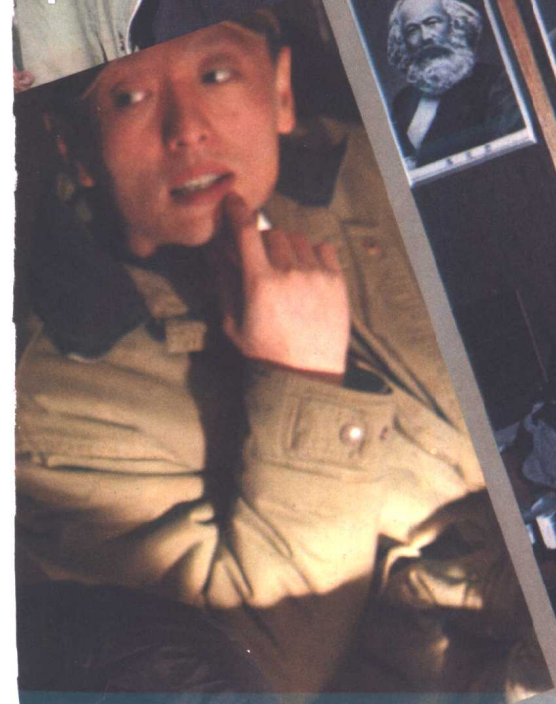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104-01845-X/I·7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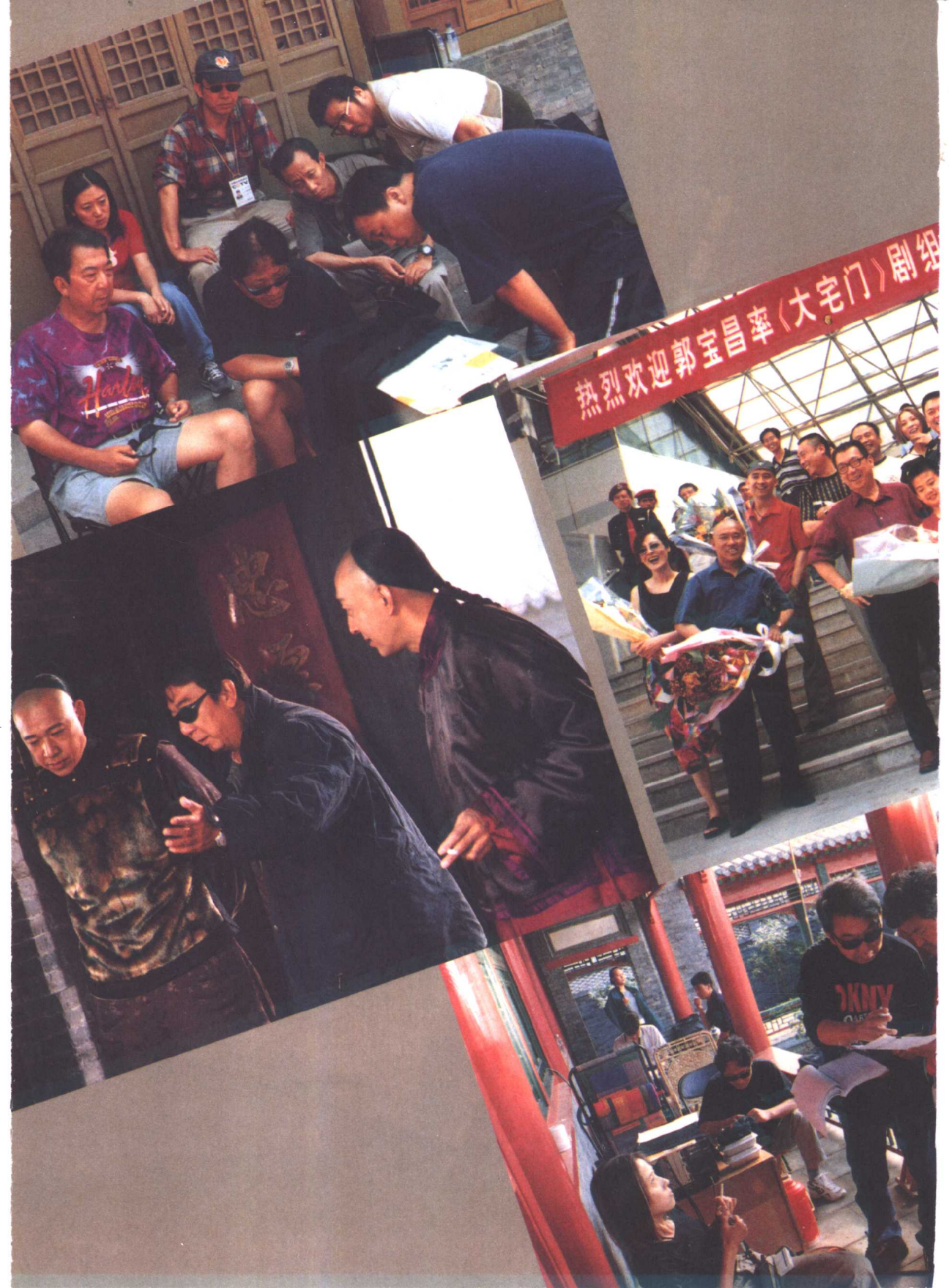
定 价: 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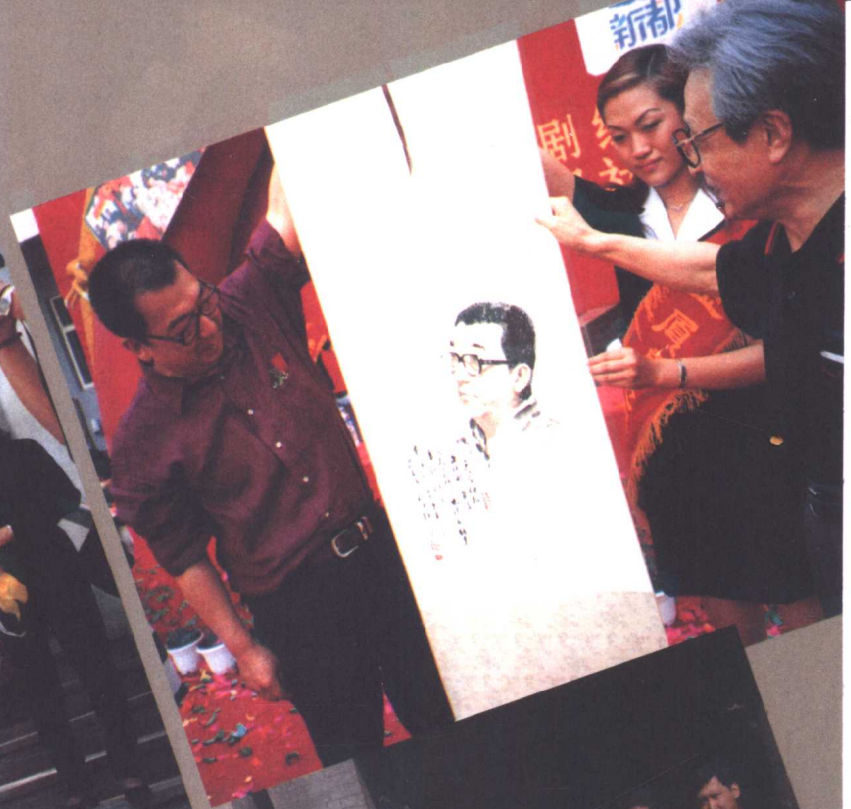


1A 207/08.















目录

痛悼我的恩师——田风

聚焦启蒙者

大哥

亲大哥

我们房头的两位小姐

何曾有家

相识“第五代”

宅门英雄谱

书结·书劫·书节

戏迷传

劳改生活

认罪书（节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痛悼我的恩师——田风

第一次见田风

第一次见田风老师是在一九五九年入学考试的考场上。那时，所有的考官在我的眼里都十分神圣。因为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上，所以走进考场的刹那，心情十分紧张。

考场里的长桌后面大概坐了有十五六位考官，全是陌生的面孔，一双双眼睛全盯住我看，那严肃的神态，审视的目光，令人

心悸。没有人说话。我的目光立即停在中间的考官身上：他四十多岁，宽宽的脑门，尖削的下颌，两颊和下巴刮得铁青，清癯的面庞上，线条刚毅而冷峻，目光炯炯，正半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但不管他多么严肃和冷峻，与众不同的是，在严肃中透着特别慈祥而又和善的神情，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他，就是田风！是在我未入学前就早已闻名的大名鼎鼎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系主任——





田风!他很快地将我应该测试的项目一一考了一遍,只用了十七分钟,在几百名考生中,我是时间最短的,最后他批评了我所做的小品与考题不符。我灰心丧气地走出考场,并被我的课外辅导老师臭骂了一顿。虽入学无望,但发榜时我还是去看了,居然榜上有名。我喜出望外,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复试。

在文化课考试的间隙,我们一群学生站在教室外神侃,远远的只见田风在树荫下来回踱步,大家小声议论着他,却没人敢上前搭话。在考生的心目中,他太高大,太遥远了,我不时偷眼望望他。忽然他停住脚步向我招了招手,考生们的目光一下子都看向我,当我确认他确实是在叫我,我的心几乎跳到了喉咙口,连忙奔了过去。在考生中,这种特殊的召见,是所有的人向往的莫大殊荣,这无疑是能跨入电影学院大门的瑞兆。

我颇为困窘地站在田风面前,他看着我,依然是严肃掩不住的慈祥与和善的神情。他突然说:“年轻轻的,留胡子干什么?”我毫无思想准备,便不知所措地胡编了一些理由,他半眯起眼睛,稍稍歪着头笑着,听着,似乎看穿了我在瞎说,便打断了我的话:“明天下午有时间么?”我忙回答:“有。”“到办公室来找我。”这时考试的铃声响了,我和考生们又奔回教室。

那时候,小青年留胡子是很

时髦的事,自以为很潇洒,这次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把胡子刮掉了。第二天下午我去见田风,聊了一个多小时,从事业到家庭,从艺术到文学,我才发现他是那么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距离感立即消失了,我终于忍不住问他:“您没发现我把胡子刮了么?”他笑了:“一进门就看见了。”最后他问我:“喜欢电影么?”“喜欢。”“那就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祖国的电影事业。”走出办公室我都懵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明明是考上了么?

那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我成为了导演系的一名学生,田风是我从事电影事业的第一位领路人,也成了我心中崇拜的偶像,我知道,他也喜欢我。

最后一次见田风

让我们揭开那撕心裂肺的一幕吧!不愿写,不忍写,又不能不写。那是怎样愁云惨淡、暗无天日的年月啊!我已经被定为“反动学生”,日夜有人跟随监视。在学院里监督劳动,等待处理已经

三个月了。而田风老师在重病期间，被从大连老家骗回学院，立即遭到软禁。不许外出、不许打电话、不许与任何人接触。由于严密地封锁消息，我始终不知道田风老师已回到学院。

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半钟。我在煤厂劳动完毕，扛着铁锹、铁耙去小库房。走过中楼一拐弯，几乎与从对面拐过来的人撞个满怀，因为两人都是低头走路，几乎同时猛一抬头，近在咫尺！正是田风！从挨整那天起，我近一年没看见他了。他面色灰黄，憔悴得令人吃惊，背也驼了，一副呆滞麻木的面孔。四目相视竟一句话也说不出。可那千言万语已憋了近一年啦！似乎一切都凝固了，时间、空间、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眼神中只有惊恐和慌乱。我看到老师的眼里充满了苦涩、哀伤、痛楚和迷茫。我们相视了有十几秒、还是半分钟，已完全记不得了，就像一年、十年、一个世纪。终于，他低下头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甚至没敢回头。那十几秒钟像印痕一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中。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到那一刹那，我就止不住热泪盈眶，那就是我见老师的最后一面啊！而此后仅仅过了一个月，也就是在我被发配劳改农场开始漫长的劳改生活后的一个月，老师便撒手逝去了。残酷啊！我当时为什么不向他说几句话呢？忏

悔、自责、问候，哪怕随便说上几句什么，可我又能说什么呢？老师的死是受到我的牵连呵！

而真正得到老师去世的消息是在半年之后。我被当时的市委大学部召回学院交代问题，下午开过批斗会后，我必须立即返回农场。走到学院门口见到了系里的一位老师，我声音颤颤地叫他代问田老师好。他却不解地问：“哪个田老师？”“田风老师。还有谁？”我也奇怪地问。他明白了，我还根本不知道田风老师已经不在了。

“死了！自杀了……”他颇为惊讶地告诉我。他下面的话我几乎都没听清，脑子里已完全空了。我推车出了学院大门，想上车却三次都蹬空了，我一直推到护国寺才上了车，脑子里却还没反应过来。我神情木然地把这个噩耗告诉了母亲。她泪流满面地大叫：“你们这些坏小子！你们把老师害了！”在回农场的路上，我似乎才明白过来，我趴在路边的大石头上，嚎啕大哭了一个小时……

从进劳改农场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出去。而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到田老师面前，向他忏悔，向他解释，请他原谅。我要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一洗这奇耻大辱。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可这一肚子的气竟无处可诉了。

人生的路上，没有比处在这种尴尬境地更让人伤心落泪、痛



心疾首的了。不管经受多少苦难，都无所谓，给我一次悔罪的机会，那是惟一可以使我心灵获得解脱的机会。然而，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重重的阴影将永生永世罩在我的心头，这将是何等艰难而痛苦的生！老师死了，死得这样干净、潇洒，那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承受力的！他死了，留下了一个辉煌的男子汉的身影！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表露自身的清白的惟一可以选择的反抗方式！这反抗，掷地有声！显示了田风的铮铮铁骨，凛然浩气！他没有跪着乞求活！这反抗，使我这仍活着的人感到无颜、惭愧、内疚、沉重！也会使所有那些迫害过他的人，感到卑琐和自责！

在田风身边

回忆我年轻时代，最愉快的莫如在田风身边学习和生活的四年半了。田风为人正直、厚道、豁达大度、开朗风趣、机敏智慧、风度潇洒、一身正气，既有长者之风，又有青年人一样的朝气和进

取心。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他的心里只有学生，真是废寝忘食，始终如一。他所给我们的教育，不仅仅是学业上的，同时也在为人上、作风上。我们之间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师生关系，既是师生，也是父子，又是朋友。这种关系现在确实已不多见了。而他在我的身上，更特别注入了一种期望和爱心。这是整个学院众所周知的。

记得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仗着自己成绩不错，我很不用功。班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那激动的情绪，使我至今难忘。他谈到一九五六年电影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导演系学生，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竟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北京高校之冠。一九五七年未能招生。一九五八年只好内部招生，政治条件当然成了首要标准。

到一九五九年才开始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政治条件仍为首要。我出身资产阶级，第一关就过不了。班主任激动地说：“你以为你成绩好就可以进电影学院么？招生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同意要你，是田老师拍了胸脯说‘这个学生我要定了，不就是出身不好么？我担保！全班都是工农子弟，有这么一个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出了问题我负责！’你现在不用功，怎么对得起田老师！”这一番话使我大为震惊。在当时“唯成分论”相当猖獗的年代，敢于这样仗义执言，大包大



四代导演研讨会上，谢铁骊为田风夫人于华同志颁发“最佳情感奖”

揽，其勇气、其魄力不正说明了田风老师坚定的党性原则么！而使我更为震惊的是，这些话四年后竟成了整死田风的证据。由于我的问题而祸起萧墙，要了老师的命！远远超出了他所应的责任，况且他根本就没什么责任！但，当时班主任的一席话，几乎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原动力。我不能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五九班”在田老师的教导下，在全院出类拔萃，是“又红又专”的红旗班；谁也不会想到四年之后的一夜之间，便被拔了白旗。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如今，老师的学生大多已成才，在全国影视战线上起着主力军的作用，这就是田风冤案的最好的结论。

田风在教学上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且极富开拓精神。电影

教学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还没走入正轨，处于摸索阶段，也无先例可循。田风走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结合、重在实践的教学之路。从无实物动作教起，到单人、双人、多人小品，直至片断、大戏，拍摄默片和短故事片，在电影教育界他是第一个实行这种五年一贯的系统教学的开创者，为以后的电影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后人以极其有益的启示。要知道那时候的电影理论界是完全封闭的。我们是在舞台上和摄影棚里，摔爬滚打学出来的，所以在各个方面，功底扎实过硬。

导演系进行实习演出，史无前例。实习处不予配合，老师便亲自动手设计服装、绘景、布光、化妆，我们既演戏又上灯板、扛道具、搬景片、刷天幕，没什么不干的。感谢老师对我们这一